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 美英法德卷

英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罗治华 吕伟 选编



1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英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1)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1) /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ISBN 7-81029-447-4

I. 英…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山日报社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25 字数: 7.8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00—20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00.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朵丽根与阿浮拉格斯	乔 叟 (1)
流浪汉威利的故事	司各特 (18)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42)
彼特利克夫人	哈 代 (50)
儿子的否决权	哈 代 (62)
缀满蛛网的房屋	吉 辛 (84)

朵丽根与阿浮拉格斯

乔 叟

在阿玛利亚地方——也叫做布勒塔尼——从前有一个武士，曾爱上了一位贵妇，对她竭尽殷勤。他花了许多心血，许多工夫，才换得了她的心。这贵妇美色无比，出身高贵，武士自从落进情网，一向不敢向她透露心事，痛苦非常，直到最后她心中发出怜悯，觉察他人品高超，能体贴入微，因而应允和他永结良缘，终身相托。为了生活的幸福，他按照武士的风尚，向她立誓，自愿此生遵循她的意志，决无忌妒，如任何丈夫一样，除却为了体面而保持夫权的名义以外，一切都为她的意愿效劳到底。

她也就向他道谢，谦逊地说着：“你既如此明达，自愿给我支配之权，上帝不许我犯下差错而使你我之间发生任何争执。我也愿永远为你的卑顺的妻，我将向你立愿。”

这样他俩心中都觉十分安定。各位，我敢说这一点，——朋友交好，若要情谊持久，就必须彼此谦让体贴。爱情是受不住压制的；压力来了，爱神就扑翅而飞，不再返回了！爱情和任何灵魂同样自由。女子的天性是要自由，不愿像奴隶那样受到束缚；男子也是如此。如果我没有讲错，只消看谁能在爱情中最有耐心，谁就有最大的成功。确实的，忍耐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因为古学者有言，它能克服严酷所克服不了的东西。人同人之间不应对于每一句话、每一

个字加以谴责。当学习耐心，否则，我敢说，事到临头，哪管你愿或不愿，你还非忍耐不可呢。原来世上的人，总不免有时讲错一句话、或做错一件事。愤怒、疾病、星像、酗酒、悲哀、身中汁液不和，都可以使人言行有差错。我们并不能把每一点过犯都算清，一点不含糊；每人都应看具体情况安排着他的生活，都必需中庸适度。因此，这位武士，为了要彼此和睦，保证对夫人一定容忍自克，她也向他立誓，同样地对待他。这是一个互让融洽的表现，她所得的是一个顺从的侍者，一个可尊崇的主子——爱情上的侍从，婚姻中的丈夫；他得有威权，同时也受了束缚。束缚吗？——不，他仍掌有威权，因为他既取得了妻，又赢得了爱；他的夫人、妻子和一个接受了爱情之律的配偶^①。

带着这样愉快的心情，他同她回到家乡，这里离彭马克不远，在家中他度着安乐的生活。若不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谁能说得完那种夫妇之间的欢乐和幸福呢？这种欢幸的生活继续了1年多，直等他——他名叫阿浮拉格斯——准备去英格兰住一两年，为的是在武艺场中求取荣誉。原来他是一生致力于武艺的。因此，正如古书所载，他在那里住了两年。

现在我将放下阿浮拉格斯，且谈他的妻子朵丽根，她爱她的丈夫像心头的热血一般。他不在家时她哭泣哀叹，像每个高贵的夫人那样思念着丈夫。她守待着、减食愁思着；她渴望他回来，觉得世上万事都一无聊赖。她的朋友们知道她的心事，都来劝慰她，日夜劝慰她，说她这样的生活无异于自杀。她们努力安慰她，要她心上放宽。

你们大家知道，一块石头如果继续不断地磨刻，一定可以留下深印。所以，在她们日夜不停地劝慰她之后，居然触

动她运用一些理智，引起了一点希望，她们的话给她留下了一些印象。她的悲痛慢慢减轻了；她不能永远痴癫下去。在她的愁痛的日子里，阿浮拉格斯也曾带信回来，报告平安，还说不久就可以回家。假如不是这个信息，她的心都要破裂了。朋友们见她愁容稍减，跪求她出来和她们一同游散，消遣心中的郁闷。最后她只得同意，觉得只有这样最好。

原来她家堡垒筑在海岸紧旁，为了消遣，她常和朋友在岸上散步，看那海中大小船只来往。可是这情景又引起了她的伤痛。她常自语道：“啊，这许多船只难道就没有一只可送我丈夫回来吗？惟有他乘船归来，我心头的伤痛才能治愈。”

另有一次，她坐下沉思，由岸上看下海去，见到岸边峥嵘的黑岩，她心中悸动，不禁吓得站不住脚。她坐在草地上，忧伤地凝视海水，一面悲叹道：

“永生的上帝，你以自然规律掌治万物，人们说，你从不白白创造一件东西。但是，上帝，这些狰狞的黑岩，看来似乎在你的全美全智的创造物中，竟是一种丑怪的混乱现象——为什么你会造出如此不合理的东西来？这类东西并不能产生任何人类或鸟兽，也不能指示任何东南西北的方向；我看去，它没有丝毫用处，而徒然令人生厌。你看见吗，上帝，它是毁灭人类的東西呵！岩石上曾冲死过千千万万的生命，虽然我一时算不出究竟有多少；而这些被害的人们，却是你仿照你自己的形象所造成的完美作品。你对人类似乎应有十足的喜爱；为什么又用这些有损无益的方法去陷害人类呢？我很知道学者们会强辩着说，一切都是为好，但我却看不出这个道理。愿创造风云的上帝保佑我的丈夫！这就是我

最后的要求；一切诡辩的能事我惟有交给学者们了。我但愿这许多黑岩都沉进地狱中去，为了我丈夫的生命！这些岩石真够使我吓得心惊肉跳呢。”

她这样自言自语，伤心落泪。她的朋友们见她如此，在海边并不能散心，不能消愁，反而扰乱了她的心神，于是又带她到旁处去。她们引她去游逛山川胜地；带她去跳舞、下棋、玩牌。有一天早晨，她们同去附近花园中整天游玩，带着食物和其他用品。这是5月里的第6天早上；柔雨洗染了园中的红花绿叶。的确，人工把这座花园装饰得那样美丽，除上帝的乐园外，人间没有第二个了。花卉的馥香和园中的新鲜景色，确能令人心旷神怡，除非他愁病重重，看不到那无穷的美景。宴罢，人们开始跳舞，只有朵丽根在舞会中不见她的意中人，仍是叹息不已。当然，她虽懊丧，却也不得不静待时日的迁移，心头保留着希望，等候愁烦消逝。

舞会中男子很多，其中有一位青年，新鲜活泼，胜于5月的天气。他的唱歌舞蹈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以一句话来描写他的话，只有说他是世间得天独厚的一个人；年轻、健壮、富有、知礼，一身高贵的品质，无人不爱，无人不敬。简捷地说，反正事实总是藏不住，这位奥蕾利斯，爱神维纳斯手下的一位青年，早已倾心于朵丽根，而她却全然不知，两年多来他不敢向她吐露任何心事。他喝的是相思的苦酒，只是缺了一只酒杯^②，他失望，但除了在歌词中表示一般的爱慕而外，不敢有任何表现，他说，他爱，却没有被爱。关于这些，他谱过许多短曲、两韵诗、诉歌、循环词等等，在这些词曲中，他说他不敢发泄他的隐痛，只能像怨仇女神被禁闭在地狱一般；他说他只好像山林女神爱水仙神那

样，为了相思太苦，惟有一死了之。除此而外，他惟有偶尔在舞会上，趁着这个青年人们颤动心弦的场合，向她投射着深情的视线；可是她却丝毫不了解他的心意。

他原是朵丽根的邻居，又是一个被人器重的人，她一向是知道他的，所以在没有离开舞会之前，他俩就交流起来了；奥蕾利斯慢慢引到他的题目上来，就见机说道：“夫人，有万物的创造者为证，我在你的阿浮拉格斯出门过海的那一天，也就应该出门而去，不再回来；因为我敬慕你，却至今是一场空，我所得的酬偿无非使我心伤欲碎。愿你怜悯我的痛苦，夫人，只消你一句话就可以生我、或杀我——愿上帝赐我葬身于你的脚下。我此刻不能多讲；求你宽恕我，亲爱的，否则就让我死去！”

她眼看着奥蕾利斯说道：“你心中原来是这样的念头吗？你是真的这样讲的吗？我从未知道你心里的事；奥蕾利斯，愿那给我生命的上帝勿使我在知觉健全的时候在言行上做一个不忠贞的妻子。我的终身已许给了他，我已归他所有。这就是我所能给你的最后答复。”但是，后来她对他却讲了一句笑话：“奥蕾利斯，上帝在天，我或许还可以爱你，因为我看你如此伤痛；哪一天你如果能把这海岸边的岩石一块块都搬走了，勿使任何船只受到阻碍——我说，你若能把这些岩石都清除得看不见了，我就可以爱你了，并且超过任何人。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办得到。”

“你就不能再宽恩一些了吗？”他道。

“不能了，”她道，“有给我生命的神在上！我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心上早些排除了这种痴想吧。一个人爱上一个有夫之妇有什么意味呢？她的丈夫随时在左右着她的身心

呢。”

奥蕾利斯连声叹气。他听了这话，只得凄然作答道：“夫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惟有惨痛而死了。”他说着就转过身来。她的朋友们正在小径里走上走下，全未知悉这段经过，马上又开始各种游戏取乐；直到太阳西沉，天色黑了才罢，他们个个开心满意回到自己家中，除了奥蕾利斯一人！他抱着沉痛的心回去，眼见得自己已绝了望，觉得心头冷上来。他向天空举起双手，露出膝头跪在地上，疯疯癫癫祈求着；他伤心已极，神志恍惚，也不知道口里说些什么；他含着一颗苦心向神明祈祷，先向太阳神诉说道：

“阿波罗，”他道，“花草树木的主宰，你依照你宫座的倾度，或南或北，给了自然界的一切适当的时节，费白斯，愿你眷顾我这可怜的奥蕾利斯，否则我就无路可走了。主呀，我的意中人已宣布了我的无辜的死罪，除非你的仁慈能照看我这垂死的心。我知道，费白斯，除我的心爱之外，惟有你最能援救我，只要你愿意。现在请听我讲你如何能救我。你的幸福的妹妹，明亮的露新娜^③，海洋之后，虽然纳泼琼统治着海水，她却仍是那海面的后王；你知道，日神，她的意愿是由你的圆镜而取得光明的，因此她紧跟着你，由此之故，海洋才依从着她的吩咐，原来她就是大小海流的女后。所以，费白斯，这就是我的祷词——显示出这个奇迹来，否则我的心就破裂了；下一次在你们的天位对峙的时候，应是在狮座之中，我求她涨起大潮，使阿玛利亚的不列顿海边最高的岩石也至少淹过五英寸之深，并使这大水维持到两年。那时我就可以对意中人，说，‘履行你的诺言，那岩石都已不见了’。费白斯，我求你显示奇迹；求她不要比你

跑得更快；我是说，求你的妹妹勿在此两年中超过你的速度。让她总是月圆，且春潮日夜升涨不退。除非她肯这样恩赐于我，让我得到心爱，把每块岩石都沉进帕路托的冥国去，不然的话，我就永远无望了。如能这样，我一定赤脚步行，朝拜你在德尔斐的神庙。费白斯，请看我两颊的泪，可怜我的痛苦罢。”

说着，他就晕倒了，躺着很久，不省人事。他的弟弟本知道他心中的愁烦，把他移到床上休息。这里我暂且将他放开，由他去躺着失望，心坎上受着苦刑。他是愿死还是愿生，只得由他自己去选择，我是无能为力的。

阿浮拉格斯来到家中，带来许多勇敢壮硕的武士，都是武士界的精英，也是负有盛名的人物。啊，朵丽根，现在你真是快乐无穷了，你可以拥抱着你的丈夫，他既是坚强的武士，又是勇壮的战士，并且他又爱你如命，他完全没有怀疑到在他离家的时期中会有人和她谈爱；他没有这种疑虑。他根本不加注意，只是跳舞、比武，为她取乐。这样我暂放下他俩，由他们去度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且谈那病中的奥蕾利斯。

不幸的奥蕾利斯在病榻上受苦，消磨着时日，有两年多的工夫，此后他才开始下床来，移动着沉重的步子；这时，他得不到任何安慰，除了他的弟弟，一个书生，他是知道他这一切愁痛的。他实在不敢对任何旁人谈起。他心中所积郁的事，比起朋费勒斯为了爱加拉蒂亚所隐藏的心事，还要守得紧密^④。他的心胸在外表看来虽是完整，却是有一支利箭永远刺入心头。你们都知道，在外科医术中，如果单治伤患处的外面是有危险的，非把箭头取出，或诊治那受伤的深处

不可。

他的弟弟躲在一边哭泣，最后他却想起当初在法国奥尔良的时候——青年学者往往爱钻研魔术，寻遍各地去学习——此刻他记起在那里曾有一天，他见到一本魔术书，是他的一个同学，当时的一个大学学士，私下放在桌上的；那时他自己却读另一门课程。在这本书里讲到许多关于天体对人的影响，还有月宫的 24 座和其他一些无聊的东西，我们今天看来实在是抵不上一只苍蝇的价值了——我们信崇的是神圣的教义和真诚，我们不会让虚构荒诞的东西来贻害我们了。可是他一想起这本书，心上就鼓兴起来，私下自忖道：“我的哥哥马上就可以病愈了；因为我深信确有某些人为的法术，能假造出许多幻影，好似灵敏的戏法家所要的那样；我常在宴会上听人说，在一座大厅上，戏法家能变出河水，并有船只在厅堂中上下划荡；有时一只猛狮走了出来；有时草原上长出鲜花；有时一颗葡萄藤上挂着红白的葡萄；有时一座堡宅石块上涂着石灰。当这戏法家心念一动，马上又能将一切消灭；但人人却可以亲眼看得清楚。

“所以，现在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能找到奥尔良的同学，懂得月球的宫座或其他魔术，他就可以使我哥哥的爱情成功。学者用魔术能使人们看不见布勒塔尼海边的黑岩，且几天内只见船只在海上来去，觉察不出其中的异像。如能这样，我的哥哥自可病愈了；她不得不履行诺言，否则也至少可以使她下不了台^⑤。”

我何必多讲呢？他走到哥哥床边，鼓励他去奥尔良走一趟，因此他们出发，希望解除心中的愁烦。他们到了离城约半里路光景，遇见一个年轻的学者正在独自游荡，向他们很

客气地用拉丁语打招呼，并讲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来的。”他道。他们一同走着还没有几步远，他已替他俩道出了他俩的来意。这布勒塔尼的学者就问他从前有些同学到哪里去了，他答说他们都死了；他听了不免流了很多泪。奥蕾利斯下了马，跟着那魔术学者回去，受到他的殷勤的招待；只要是他们爱吃的食品都拿出享客。奥蕾利斯一生也没有见过这样整齐的人家。

晚饭之前，魔术学者显示出许多东西给他看：森林和园地，充满了野兽；还有长角牡鹿，是他从未见过的大鹿。他看见这样的鹿有几百只都被猎犬噬食，有些中了箭伤而流血。不一会，这些野鹿不见了，他又看到在一条美丽的河边有些猎鸟的人，放逐猎鹰去扑杀苍鹭。后来又见有武士们在场中比武。此后，这魔术家为了给他一些心情上的快慰，让他看到他的意中人在跳舞，连他自己也在内。魔术家见时间已久，便拍一拍手，忽而全都不见了，形形色色的世界在转瞬之间消逝殆尽。其实，他们虽看见这些奇迹，却一步也没有离开屋子，仍是在他那间满陈书籍的房中，除了他们三人之外，别无旁人。

这时魔术家叫他的侍者过来问道，“我们的晚餐准备好了没有？我敢说，差不多在一小时前，我请两位贵客去书房时，我就叫你备饭了。”

“先生，”侍者道，“已准备好了，现在就可请用餐了。”

“那么我们就去吃吧，”他道，“这最好，这两位情场中的贵客还该有些时间休息呢。”

餐后他们谈起要请魔术家把布勒塔尼沿海从吉伦特河到塞纳河口所有岩石全都搬光，需要多少钱。他提出了一些难

题，且发誓道，非有 1000 镑不可，即使有这笔款子，他还不很乐意答应呢。

奥蕾利斯立即高兴地答道：“管他什么 1000 镑！这个世界，人们说，是个大圆球，我也可以全部送给你，只要是我在掌管全球^⑥。这价钱就此说定，我们同意。我以一言为定，你可稳拿到这笔款项，我不会失信。不过请你不可把我们留过明天，请你赶紧，不可懈怠。”

“不会，”魔术学者道，“我向你立誓。”

奥蕾利斯到了时候去就寝，整夜休息得很好。管他曾经花了多少心机，抱了多少希望，这一下他的愁烦却得了解脱。到了第二天天明时分，他们上路向布勒塔尼而来，到了目的地，奥蕾利斯和魔术师都下了马。书上告诉我们，这时正是 12 月的寒霜时季。太阳在盛夏的倾度能射出金黄的光辉来，可是这时它却衰老了，颜色像黄铜一般；它落进了冬至的摩羯宫中，可以说是暗淡无光了。严霜和雨雪毁折了场地上的绿草。正月的两面神^⑦长着两套胡子坐在火边，用牛角喝着酒，在他的面前挂的是野猪肉，每个壮士都喊道“圣诞佳节”！

奥蕾利斯一味地对他的导师表示钦佩，使他心悦，求他施展一切能力救他跳出苦境，否则他就惟有自己一刀刺死算了。因此这位聪明能干的学者怀着怜悯之心，尽其所能，赶紧工作，日夜不停，等候着一个巧合的时机；这就是说，要造出一个现象，用着幻景或其他妙术——我不懂得星像学家的术语——使得她或任何人看了都会心里想、或口里说，布勒塔尼的岩石全没有了，或是沉进了地面。最后凑着机缘，做着圈套，运用那害人的迷信法术表演起来。他拿出他的多

勒多式的计算表，算得精确；还有种种工具，如百年计，周年计，纪元根，等等^⑧，在一两星期之内，他把所有的岩石似乎都给搬光了。

奥蕾利斯正在失望的边缘挣扎，不知他能否从心所愿，还是终究落空，日夜期待着奇迹到临。当他听说已没有阻碍了，岩石已都不见了，他立即跪在导师脚下，说道：“我，奥蕾利斯，可怜的人，现在向你道谢，向我的意中人感恩，你已把我从冷酷的忧郁中救了出来。”他于是来到庙中，他知道在这里他可以见到他的意中人。他凑个机会虚心地向他灵魂的主宰致礼，他说道：“我的惟一的最可敬爱的人，全世界中你是我最怕得罪的人——如果不是为了我渴念着你，甚至随时都可死于你的脚下，我就再不敢向你申诉我的苦衷了。我无辜地为你吃尽了痛苦，我的生命要为你而断送了。但你虽可以不顾我的生命，愿你不致违背你的诺言，还请你再加考虑。为了上帝，在你置我于死地以前，愿你先自悔过。你该记得你所承诺的话；我并不是说我有何权力来抓住你的话柄，不过是要你恩顾。在那花园中，就正是那个地点，你记得你所给我的诺言，你向我许愿，可以爱我甚于任何其他的人；上帝知道你是这样说的，虽则我不值得你爱怜。夫人，我为了你的威信而讲这些话，也并不完全为要救我自己的生命；我已做到了你所吩咐的事，只要请你去一看。由你怎样决定；不要忘了你的诺言，是死是活，在那花园中的一番话不是我捏造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我的生死全由你支配——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岩石已不见了。”

他说罢就走了，她却呆站着，脸上全无一点血色。她从未想到会如此陷入圈套。她道：“啊，事情怎会转变成这样

“我哪里料得到有这样的奇迹出来呢，怎么会有此可能！这是违反自然的事！”

她满心忧虑，回到家中，再也不敢移动一步；在一两天当中，她哭泣晕眩，煞是可怜。她不对任何人讲出这满心愁烦，阿浮拉格斯又不在家。她只顾苍白着脸，愁眉不展，自言自语诉着。她说道：“呀，命运，我向你诉求，你趁我不备，竟把我束缚住了，我已无法逃脱，不是死，就是受辱；两者之间我只能选择其一。可是我宁死而不愿身子受到羞辱；或损失名誉，或自感欺瞒了人。我深知，惟有一死才可以避免一切。

“从前不是有过多少贞洁的妻子少女，不愿辱身而宁可自杀的吗？真的，许多古人书上都可证明。在雅典有 30 个可恶的霸主，于筵席上杀了菲顿，他们存心险毒，竟发令要将他的女儿们逮捕，一丝不挂带来奸污，逼令他们在父亲的血地上跳舞；愿上帝降以灾厄！这些可怜的女儿们心中恐惧，各自在受污之前，乘机投井而死；这都是书上记载的。还有黑西拿的人们搜捕了斯巴达的 50 个处女，要想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性，可是她们不甘屈服，都一一被杀，她们宁可一死而不愿丧失了童贞。那么，我又何必怕死呢？

“请看，暴君亚列斯托克莱底司。他爱了一个女子叫丝丁姆法丽司。一天晚上她的父亲被杀，她径来苔恩娜庙中抱住偶像不肯放手。谁都拖她不开，直到被杀于偶像之旁。女子们既都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决不让男子任意污辱，我想为妻者也一样不能受辱，应可视死如归。

“再看哈斯狄巴的妻又怎样呢？她见迦太基将被罗马攻陷。就和她的儿女们一同跳入火中而死，却不肯受罗马人的